

新时代之歌

太阳好像忘记掌管天空，雪花如棉絮一般盖住苍穹，四月走进那曲，面对万里苍茫，很多人心都凉了。不过，在彭燕眼里，这里的景致是独一无二的，值得一生相伴。

此刻，39岁的彭燕伏在窗台上，欣赏屋外漫天飞舞的春雪。她下意识地伸出右手，很想抓住一片雪花，可是受脑神经困扰，她的右手抖得厉害。

雄鹰飞不过无边雪海，老兵敌不过无情岁月。在藏北高原坚守了19载，彭燕的身体开始报警。“哟呵，不听使唤了。”既然右手停不下来，彭燕决定给它找点事干，以免为患者打针时出现闪失。

彭燕摊开宣纸，练字抒怀，写下生活感言：家在那曲。

这话掏心见肺。19年前，彭燕从成都军区医学高等专科学校毕业。站在校园眺望高原，她仰望那曲，写下分配志愿：到全军驻防海拔最高的单位工作。

亲人知情后，先是错愕，继而对她开展“车轮劝”——

“留在内地吧，在西藏工作要遭很多罪……”母亲动员，未果。

“如果非要进藏，那就选个海拔低一点的地方……”父亲苦劝，无效。

认定“人往高处走”的彭燕，最终在亲人的嘱托和祝福声中，来到了藏北高原。从此，那曲就成了她的归宿。

走进冰雪王国，彭燕和一同毕业进藏的战友们立石铭志：下书“海拔4516米”，上刻“祖国，这里有我”。彼时，他们每人栽下一棵扎根树。而今，那片林子只余一棵独苗在此顶天立地，那批新干部仅剩彭燕在这里战天斗地。

苦地方，险地方，都是建功立业的好地方。那日从内地休假归队，彭燕没有先回自己的宿舍休息，也没去高压氧舱休养，而是直接到了军分区保障营门诊所，走上熟悉的岗位。

彭燕向门诊所所长刘俊报到，请求“分配任务”。恰在此时，刘俊的手机突然响起，260公里外的某生产连战士郝兵病倒了，卫生员束手无策，请求支援！

挂断电话，刘俊略显为难，“所里的医生全去驻训点巡诊了，我现在是‘光杆司令’……”

“我去！”彭燕主动请缨。刘俊考虑到她刚回高原，不能操劳，并未马上答应。

“你就放心吧。”看着领导迟疑的目光，彭燕读懂了对方的顾虑。她立刻强打精神，把嗓门提高，声称自己“早已练就高原心脏，这次回来没啥反应”。

就这样连哄带骗，彭燕很快踏上了下连送医的征程。

救护车在沙石路、翻泥路组成的“动感地带”上疾驰，彭燕的心晃得像荡秋千似的，不一会儿就开始眩晕呕吐。司机怕她扛不住，提议停车休整片刻。

“把多余的东西吐出来，舒服多了。”彭燕故作轻松地说，她让驾驶员加快速度，因为“救人如救火，一刻也不能耽搁”……

车行天路，风雪兼程。眼看连队近在咫尺，可一个冰坡横陈设障，路面像抹了油一样湿滑，连牦牛都攀爬失败，灰溜溜掉头折返……彭燕找出绑带缠在脚上，毅然踏冰而行。她背上药箱，拄着木棍，边走边撒食盐，向着连队方向一步步推进。

狂风卷着雪花，漫天飘洒。彭燕压低身子，弯腰前进，她的军装略显肥大，在风中“哗哗”作响。

眼前的彭燕，太瘦了。身高1.63米，经过一个假期的调养，仍然不足50公斤。如此消瘦单薄的女子穿行风中，甚至让人担心她会被风吹跑。

透过老照片追忆渐行渐远的青春，可以看出，彭燕曾经也是“重量级”人

物，脸儿圆，双下巴，胃口好，喜健身……为“医”消得人憔悴。被那曲的风刀雪剑“削”了19年，彭燕越来越单薄，以致于她在风雪赶路十分吃力，可她跌倒了爬起，再跌倒又爬起……

步行约1小时后，彭燕终于抵达连队，她抖落肩上的积雪，立刻为患者诊治。

郝兵病得不轻，需要马上输液。彭燕立刻挂起药瓶，为患者消毒扎针。她发现气温太低，液体流动得有些缓慢，于是双手捧着药瓶，仰头不停呵气加暖，用体温和热气使液体温度升高。经过及时治疗，郝兵脱离了生命危险。

这次“五百里加急”，把战友生命“举过头顶”，只是彭燕情系藏北的一个缩影。这不，从生产连返回时，她没有选择回到军分区机关，而是直接上了驻训场，去和门诊所的医护人员会合。

勇士们开展极限练兵之地，军车难以抵达，彭燕就雇了辆马车赶过去。

马铃“叮当”响，天使路云来。登上海拔近5000米的天然演兵场，彭燕嘴唇发紫，面色煞白，腿如灌铅，头昏脑胀……同事们担心她出现意外，于是劝其吸氧调节。

“如果军医都畏手畏脚、娇气矫情，你让指战员们如何放开手脚战天斗地？”此语出，众哑然。

一则伤情报告此时传来：训练中，有名战士跨越壕沟不慎扭伤了脚，前方准备派兵扶他过来医治。

“走——我们过去！”彭燕说完，背起药箱就向高地走去。在她看来，伤员行走会加重伤势，让人护送又会造成新的“减员”，此时应当深入一线，伴随保障。

彭燕来到伤员身边，准备帮他脱鞋验伤，岂料对方的脸胀得通红，并用手死死拉住鞋带……彭燕迅速做出判断，对方的伤脚肯定“味重”，所以有些难为情。

感念 升华，情感的诗与远方

在我的老部队，只要一提万班长，大伙都知道说的是万长水。

万班长参军前在老家南昌当过5年的汽车修理工，技术顶呱呱。我是在司机训练队学车时认识他的，他是十四班的班长。战友们都说他身怀绝技，没有他修不好的车。他从新兵连分到汽车连，第二天就大显身手：校正好一部车的四轮定位，还把一部故障车修好，让全连官兵刮目相看。

万班长是1975年入伍的，当年就到司机训练队学习开车。他车开得像老司机一样熟练，车辆坏了都是他修理，毕业考试他免考，还参加监考。当学员或者当教练，车队最后的位置都是留给他的，他要负责修理和收拢因故障而掉队的车辆。

学员们都能到万班长班里当兵为荣，不夸张地说，他带过的兵个个身手不凡。我有一位叫苗小平的战友就是万班长的兵，我常以找老乡为由，去和万班长套近乎。他很喜欢我，那时候我是文学爱好者，常央求着万班长给我讲他的故事。

接触多了，知道万班长参军前每月薪水加补助有40多元，争取了3年才当兵。我纳闷了，放弃这么优越的条件来当兵，此举令人费解，但也让我看到了万班长对于梦想的执着追求，我很敬重他。

有一年，驻地老乡在农忙双抢中，抽水用的柴油机突然坏了，找不到人修理，打听到万班长有这方面的专长，就来连队请求帮助解决燃眉之急。万班长苦干3个多小时，终于把柴油机修好了。没过几天就是八一建军节了，村民推来一木板车自己地里种的西瓜表示感谢，那浓浓的军民鱼水之情暖人心怀，让我至今记忆犹新。

1978年夏秋时节，当我得知万班长放弃组织上给他的提干机会时，不由地陷入了沉思。真是弄不明白他是怎么想的？正排级技师不干，要回家继续当工人。后来，他告诉我：人贵有自知之明，自己只读过3年书，当干部能行吗？报纸上许多字不认识，有时读社论都念不下去。但他又无怨无悔地说，当兵快满4年了，眼看就要退伍回乡，可是还觉得差点什么，缺啥呢？他也说不清楚。

深秋的时候，部队接到上级通知，停止老兵复退工作，进入紧急战备状态。1979年1月中下旬，部队要抽调一批老战士上西南前线打仗。万班长心想自己当兵就赶上战场了，于是他积极要求参战！

真是无巧不成书，那天清晨，在团部大操场集合出征的队伍里，我和万班长不期而遇，我俩被分配到某炮兵师一个新组建不久的团，同在一个连队。

在前线，运送弹药的专列到了，我们去夏石火车站装运炮弹。炮弹装上车后如何通过一段两百多米长的泥泞道路，是对每位驾驶员的严峻考验。好几辆汽车打滑陷进泥坑里，轮到万班长了，只见他双手紧紧握着方向盘，挂上二挡匀速前进，实时调控油门，顺利通过。我跟他车的后面，也顺利通过了。围观的人群响起了欢呼声，在现场指挥的杨团长，亲自跑过去让万班长向其他驾驶员介绍要领，并问我怎么也能通过？万班长抢先答道：“他是我的徒弟。”

经过万班长传授经验，汽车一辆接一辆地摆脱险境。这次任务完成得很出色，万班长功劳最大。

有一天，万班长在搬炮弹的时候，被上方滑落下来的炮弹箱砸中腰部，当场昏迷。苏醒过来后，他忍着剧痛坚持战斗。起初几天他坚持着，后来伤情愈加严重，他被送往野战医院治疗。组织上让我去接他的班，任务交接时他问我能否将载重的汽车倒开上山吗？我没有回答他，而是实际操作了一下，他看我完全能够胜任，竖起大拇指高兴地笑了。

万班长怀揣战伤九级的证明、四个团连级嘉奖、三个红旗车驾驶员等荣誉证书，退伍回乡当了一名汽车驾驶员。他干的就是十多年，年年是安全生产标兵，把各类物资安全运输到祖国各地。

上世纪90年代初，国企改革，不少职工下岗，万班长也不例外，面临再就业的问题。于是，万班长自己成立了一家与汽车有关的小公司，专门接收下岗工人和退伍军人，多的时候公司有七八十个员工。由于万班长待人真诚，许多不认识的人慕名来找他帮忙，万班长都会伸出援手。

多年前，老排长吴友金对我说：“南昌有位万班长，专为有困难的人做好事，不图名不为利，真是谁能可贵啊！”我一听，就猜想到此人一定是我熟悉的万班长。

前年初，我终于在万班长开办的停车场见到了他，60多岁的人，还像年轻人那样玩命，吃住都在简易的工棚里。我眼中的万班长，还是那样豪爽热情。变化的是40年前英俊的样子没了，我印象中他身材高大，浓眉大眼，双目炯炯有神。可眼前的他，昔日的英姿不再，谢顶的头部几根白发横七竖八零零零留在上面，背有些弯曲。我看了有点心酸，关切地询问万班长的腰疼。他感谢我记得这么细，并风趣地说：真不愧是作家，记忆就是好。

一到阴雨天，与万班长一辈子不离不弃的腰部旧伤就会复发，疼痛难忍。万班长拒绝服止痛镇静药物，按照他的逻辑，吃多了这类药，将来记忆力减退，连老首长和老战友都不认识了。

战友重逢，格外亲近，我还像当年那样喜欢听万班长讲他自己的故事。听着一个个感人的故事，我的敬仰之情油然而生，万班长仍然是当年那个冲锋在前、乐于奉献的兵。而我，也用40年时间读懂了万班长。

别样情怀万班长

杨勤良

在背后的筐子里拿出一把把的时令野菜，那是父亲在田间地头随手采摘的。母亲清洗过后，下锅炒一下，饭桌上就会多出一盘清香可口的青菜。

记得那时候家里做荠菜最多的是用玉米面包的菜饼子。母亲把一个菜饼子很利索地贴在用柴草烧热的锅沿上。一会儿，一个个香气四溢的菜饼子就出锅了。

用荠菜做的菜饼子好吃，用荠菜做的海鲜汤味道更佳。小时候海边的海味较多，而且特别新鲜。母亲就会用采摘来的荠菜和刚刚从海里捞上来的大对虾或牡蛎肉，放在一起做成青菜海鲜汤，有时候也会在里面放上一把挂面，做成满满一大盆海鲜面。我放学回家，一次能吃上几大碗，那鲜美的味道，至今想起来还特别留恋。

如今在城里的菜市场上，偶尔也会见到这些乡下特有的野菜，只不过大多是人工栽培的。过去生活艰苦的年代，人们吃野菜是为了充饥。现在城市的人们吃野菜，更多的是为了调剂一下生活，寻找童年的味道。

一道野菜，如同一面镜子，映照出时下大众生活的美好和富足。在品尝大自然馈赠的菜肴时，我品味着这种平常生活的快乐，更珍惜平淡日子中的这份实实在在的幸福。

风雅颂 情至心处诗最美

犁海的水兵

沉石

我带着蓝色的浪花 穿越北部湾和琼州海峡 寻找海魂衫遗留的故事

军舰的旗帜和长笛声声 唤起我梦中蓝色的交响 英雄的舰长集合一群年轻水兵 海水擦亮了战舰的舷号

总有一种情感在调和 总有一种思念在翻动 我的金锚飘带抚摸着深情 蓝白相间的披肩悄悄在叙述 叙述海洋的深蓝与白浪亲缘 叙述对军舰深深的爱恋

听，舰长下达口令左满舵 航海兵重复满舵左 轮机兵用轰鸣的演奏 合唱了一曲大海的交响 信号兵挥起了五彩旗 把满天的彩霞染红 枪炮手转动枪管 用一颗颗礼炮串起海与天 那一刻，看到了我的战舰我的水兵战友

昨夜的梦幻把今天的回忆演奏 每个音符都听得清你我的乡音 每篇乐章都翻开了青春与大海的记忆 每一首战歌都抒发我是海军的壮美

你告诉我，我告诉他 海岸线的惊险 北海码头响起的战斗警报 涠洲岛台风紧急出航的警笛 还有一个个巡逻石油平台的风景

翻开大海长长的波涛 啊，远航吧，我的战舰 远航吧，我的水兵战友

冲锋号声(外二首)

柯荣

铜号斑驳 冲锋的声音犹在耳畔 一幅巨大的猛虎下山图 在眼前展开 战士的洪流所向披靡 染红每一寸土地

子弹的弧线穿过号音 一束光与内心的信仰重合 此刻我更像斑驳的铜号 在冲锋路上卷起霹雳和风暴

待命出征

敌人兵力五倍于我 从黎明发起进攻 领袖半卷的纸烟 此刻正悄悄形成一个 口袋 战马嘶鸣，马蹄声疾 远方燃起的炮火 托起冉冉升起的朝阳

此刻 无名的烈士墓 像极了生前的战友 依旧保留最挺拔的军姿 接受祖国和人民的检阅 我相信 只需一道密令 他们又会迅速集结 开赴不同的战场

引领之光

从鲁艺出来后，我不可能像一碗水似的保持平静 我将 追寻一簇簇燃烧的火炬 照亮千军万马的序列和番号

战争与文艺 动荡中行走的精神和灵魂 歌声湮灭炮火，铁血深藏柔情 蓝天、白云以及黄土土地上的 山丹丹花，连成一片 像广阔的战场 迎接一场又一场的胜利



万舰待发(中国画)

张明川作

记忆 怀念，传递精神能量

于保月

农历三月三，荠菜赛灵丹。初春时节，清明前后，耐寒力和生命力极强的荠菜，就已经在大江南北的田埂、草地和溪水边露出了头。雨不住的乡天下这时候便会挎上一个小篮子，下地去采摘荠菜。

乡下的孩子采摘野菜的能力是如今城里的孩子无法比的。也可能是出于天性，也可能是从小环境熏陶的缘故，哪些可以食用，哪些不能食用，他们从小就能分得清清楚楚。

荠菜，又名地菜，作为食用野菜，最早在《诗经》里就有“其甘如荠”之句，山丹丹花，连成一片，可见起码在春秋战国时期，古人就知道荠菜味道之美了。荠菜是初春最早可食的野菜，也是乡下人初春季节餐桌上的时令菜肴之一。

初春的荠菜，有着极强的生命力。一棵荠菜，从根部分蘖，可以分出三四个头或者六七个头来，每一个头都有一根花茎从各自的菜心里挺出来，可以长到尺把高。每一根花茎又可以分出许许多多叉来，每一根叉都能开花。花茎是一边开花一边往上长，下面的结籽了，上面的正开

着花。花细小，白色，无味。也许有微弱的气味，只是人闻不到罢了，否则不会有小虫子在花间飞舞。花籽极细小，色金黄，像煮熟了的鲫鱼籽。

开春的田野上，荠菜随处可见。在那还是一片枯黄的野草丛中 and 荒芜的田间地头，一眼就能发现它清新绿嫩的身影。一丛丛、一簇簇，绿得像素雅的碧玉。尤其是清晨，当你走到它的跟前，那叶片上的水珠仿佛像是眨动的眼睛，向你发出热情的问候。特别令人感慨的是，在过去生活困难的年代里，农村的人们从心里眼里感谢大自然的这种馈赠，正是有了荠菜这样的时令野菜，才让人们度过了生活艰辛的日子。

永远也忘不了小时候在家乡采荠菜的情景。每当春天天气好的时候，村里的刘奶奶就会领着一群小孩子去野外采荠菜。

刘奶奶是个慈爱细心的老人，在采野

犹记儿时荠菜香

于保月

荠菜的过程中，她会耐心地教孩子们认识各种各样的野菜。她把一种种野菜摆在地面上，如何采摘，如何辨别，都讲得头头是道。

荠菜采回家后，刘奶奶会盘坐在胡同口，认真细致地往小箩筐里分择这些野菜。每到这时候，街坊邻居的大人小孩就会围坐一圈，听奶奶讲那些不知是什么时候发生的有趣故事。一阵接一阵的笑声，总是在胡同里响个不停。

临近吃饭的时候，胡同里就会飘出荠菜那诱人的香气。街坊邻居们总会在这个时候，收到刘奶奶送来的一盘一碗的菜团子或凉拌菜。小时候，这种乡下人特有的邻里和睦，总是幸福地充盈在自己的心田深处……

那时候的乡下，家家日子都不富裕。不仅小孩子放学后要去地挖野菜，就连大人们也会在农忙的间隙去采摘野菜。记得父亲下地干活回来的时候，常常会